

鳴原堂論文

冊全

鳴原堂論文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曾文正
全集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鳴原堂論文序

綰地二千里官爲尙書侍郎兼古御史大夫中丞之號跨州連郡多者百餘城少或五六十縣監司郡守牧令丞倅雜職數百人武弁自提鎮以下承命唯謹賦稅刑獄軍謀河工鹽漕黜陟諸大政待之而決又有賓從往來屬僚請謁雞鳴盥沐整衣肅客闈人持手版第其先後魚貫雁行以進更十餘番猶未畢則辭以他日他日復如此退則吏抱文書右手及額左手下至腹且行且捧嬖姍而入分公私新舊錯陳於几案之閒其緊要者官乃審視而詳裁之例行者略一瞥省署行而已故今之督撫大吏凡夫敷陳入告之詞多倚辦於幕友其不能親自吮毫構思者勢也然而充斯選者率用刑名家言規規焉循例案避處分以文無害爲事卽有勤求民隱發憤爲雄破除一切拘束者輒格於部議而不能施行蓋奏疏之難於美善兼盡也如此我伯兄太傅文正公當

顯皇初政以議大禮諫

聖德諸疏忠讜聞天下及執兵符開幕府於東南東南之碩儒各彥博辯洽聞之士皆禮羅而珍儲之其達者游膺將相勳伐爛然次亦以文學稱著於時夫以宏通淹雅之才論時政之得失料軍情之勝負出之以沈思眇慮申之以修飾潤色固無患其言之不工意之不諧也然公或初善之而卒易之字點句竄十不存一豈與夫冥搜幽抉顛顛專精之士較勝負於文字哉蓋才者天所賦也識者練而精者也人之聰明材力不甚相遠天下事變之來往往出於智慧思慮之所不及惟歷事久者能守義理之常以待時勢之變故公之奏疏不爲大喜過美之詞亦不爲憂怵無聊之語其論賊勢興衰中外大局一切將然未然之事若燭照龜卜不失毫髮而謙謙沖挹若不敢決其必然而其後卒無不然豈非識之加人一等哉國荃少侍公京邸從而問學壯歲展轉兵閒隨公馳逐江西江南諸行省賴

聖天子威德大功告蒞兄弟荷蒙殊寵惴惴焉懼以不才致罪戾乞身歸里公慮其昧所擇也選古今名臣奏疏若干首細批詳評命之曰鳴原堂論文國荃受而讀之蓋人臣立言之體與公平生得力之所在略備於此今歲王君鼎丞來湘編公遺書因出此篇屬其校讎付梓國荃行老矣自慚荒謫無補於時追念往時與公從事於驚濤駭浪之中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爭尺寸之士曾不計後此尙有安閑之一日今海內又安公以考終國荃亦得養痾林下優游暇豫與二三故舊聯樽酒文字之歡蓋非始念所及此後之讀公書者知其人論其世其必低徊往復而歎公之文章德業與身世遭逢爲均不可及云同治十二年九月湘鄉曾國荃敘

宋六代年十二

...

...

...

...

...

...

...

...

...

...

鳴原堂論文序目

常棣爲燕兄弟之詩。小宛爲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而皆以脊令起興。蓋脊令之性最急。其用情最切。故常棣以喻急難之誼。而小宛以喻征邁努力之忱。余久困兵間。溫甫沅浦兩弟之從軍。其初皆因急難而來。沅浦堅忍果摯。遂成大功。余用是獲免於戾。因與沅浦常以暇逸相誠。期於夙興夜寐。無忝所生。爰取兩詩脊令之旨。各其堂曰鳴原堂云。曾國藩記。

卷上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賈誼陳政事疏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論起昌陵疏 論甘延壽疏

谷永救陳湯疏

耿育訟陳湯疏

劉安諫伐閩越書

賈捐之罷珠崖對

諸葛亮出師表

陸贄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卷下

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上皇帝書

朱熹戊申封事

王守仁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方苞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材劄子

孫嘉淦三習一弊疏

鳴原堂論文字目

鳴原堂論文卷上

湘鄉曾國荃審訂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漢書云成帝卽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是分爲三事也姚選古文辭類纂題云戒妃匹勸經學疏則漏末一事矣茲題從漢書

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熒熒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以上總起

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

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

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

以上戒妃匹

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驚。無以輔善義

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

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以上勸經學

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

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悅。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乃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

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以上威儀之則

三代以下陳奏君上之文當以此篇及諸葛公出師表爲冠淵懿篤厚直與六經同風如情欲之感無介於儀容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等句朱子取以入詩經集傳蓋其立言爲有本矣○此等奏議固非後世所能幾及然須觀其陳義之高遠著語之不苟乃能平躁心而去浮詞

賈誼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後文可流

涕者實僅一條可爲長太息者實僅五條各缺一條殊不可解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

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

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

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衡決猶橫決也

古人言直皆曰縱言橫皆曰衡於事之忤亂無條理者則橫字作去聲讀如曰橫逆曰洪水橫流是也此處若作橫決亦當讀爲去聲

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旣得

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

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此疏陳於文帝時便謂文帝死

後廟號應稱太宗足見當時風俗近古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

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

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

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

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

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以上夫樹國

總序

固必相疑之勢。樹猶立也。於京師之外。又樹立宗室。多國勢必相疑。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

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

今吳又見告矣。親弟謂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謂齊悼惠王之子。與居皆謀反也。天子春秋鼎盛。行

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

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漢之

王各有太傅。有相。是天子所置者。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

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

邪。淮南謂上文親弟謀爲東帝也。濟北謂上文親兄之子西向而擊也。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

黃帝曰。日中必蕪。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冝蚤爲。已

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

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

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以上言數年之後。諸侯王必爲

變宜早爲之所。假設陛下如曩時。淮陰侯尙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

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

亡恙此六七人皆高祖之臣封王而叛者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

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並起非有仄室之勢以

豫席之也仄室之勢猶曰寸土半階之勢席猶曰憑藉也諸公幸者乃為中涓其次廛廛與

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

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七年

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

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以上言高

能禁諸侯王之不反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

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

六七貴人皆亡恙此六七人皆高祖之子弟封王而叛者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

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

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慮音閭猶曰大抵也擅爵人赦死罪甚

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肖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古人稱父子兄弟曰親戚天下圍視

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

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

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而動既有徵矣

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尙不能以安後世將

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

解也至於醜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

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醜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

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言淮南王爲親弟濟北王爲親

兄子尚不可用芒刃況今同姓諸王勢尤不可用芒刃臣竊迹前事矣○以上言反迹已露則難制之宜及早施以斤斧

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

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

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

在讀如纒也功少而最

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使然也曩令樊鄴絳灌

樊鄴

人皆姓周勃封絳侯絳乃其封地之名耳而史漢中多稱樊鄴絳灌想當時通稱如此如今日稱塔羅楊彭耳據數十城而

灌三

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

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

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

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

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

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封地地盡

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

須其子孫生者而後君之

空而置之謂存其國土暫不封人待其子孫生後乃封之諸侯之地其

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以數償之

諸侯之地前頗有削而入漢者

猶今云入官也仍當移徙界址歸入一國境內待封其子孫時全數還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

利焉誠以定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慮

莫不王

猶云大抵無不王也

下無倍畔之心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

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

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

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

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

以上言強者先反宜多建諸侯而分其力

天下之勢方病大瘡

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

亡聊

身慮亡聊言偶有一二牽動偏身大抵皆痛無聊賴也

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

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跋韃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

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

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

苦跋韃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

以上慮宗室諸侯地大生變痛哭之一

天下之勢方倒

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

奴慢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

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

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亶與但同

又類辟且病痲夫辟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

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斥遠也候

候猶今之放哨者也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

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皇帝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

旣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

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漢之匈奴南北二千里東西五千里而曰不過抵漢一大縣此賈生閱歷之淺也

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

屬國之官以主匈奴典屬國之官專主外國事後蘇武嘗爲之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

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

獸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兔玩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

以上流涕者二實止言匈奴一事

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

偏諸卽牙條今之鬼子關

也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

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縷以偏諸

偏諸卽縷子也縷謂縷於衣之領緣也

美者黼繡是

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

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

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阜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

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

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

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

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

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以上俗太奢侈冒上亡等太息之一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

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言大抵有德色也母取

箕帚立而誅語抱哺其子與公并倨公舅也克婦與舅并倨無禮甚矣婦姑不相說

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慈子嗜利猶云溺愛貪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

心而赴時猶日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

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

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

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

制度棄禮義捐廉取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利不耳卽利否

耳慮非顧行也慮非顧行猶云大抵不顧行之是非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

戶之簾奪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

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

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流俗失世壞敗反恬

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

猶云大抵不
動於耳目

不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

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

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

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

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

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

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

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倖而衆心疑惑

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

所幾幸羣衆信上而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

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

維所以繫舟
楫所以行舟

中流而遇風波船

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以上四維未備秦
俗未改太息之二

夏爲天子十有餘世

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

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養。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

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隲同踰也。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警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

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以上教太子一條太息之
三却未揭明長太息字樣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

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
用，易見。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
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
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
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
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
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
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
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
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
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氣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
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
七，百歲而不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

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以刑法與禮教層層比較。勸漢帝宜學周不宜學秦。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以上定取舍重德教太息

之四亦未揭明長太息字樣

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

也

廉遠地則堂高。

廉側隅也

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

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

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笞僇棄市之法。僇與罵同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泰與太同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首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之矣，吏民常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縲謂以長繩係之也，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

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
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
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
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
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
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
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
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莫胡結反。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
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
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
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材器職業者。萃於羣下也。俱
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
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

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

曰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

尙遷就而爲之諱也

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者連繫長安獄故賈生以此譏之

故其在

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鵲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辜耳

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

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摔抑而刑之

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憲嬰以

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

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

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

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義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

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

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俱安

夫猶彼也。左傳則夫致死焉亦謂彼致死也。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

權。不御之權謂全授以權柄不復制御之也。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

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以上不挫辱大臣太息之五

奏疏以漢人爲極軌而氣勢最盛事理最顯者尤莫善於治安策。故千古奏議推此篇爲絕唱。可流涕者少一條。可長太息者少一條。漢書所載者殆尙非賈子全文。賈生爲此疏時當在文帝七年。僅三十歲耳。於三代及秦治術無不貫徹。漢家中外政事無不通曉。蓋有天授非學所能幾耳。

奏議以明白顯豁人人易曉爲要。後世讀此文者疑其稱名甚古。其用字甚雅。若倉卒不能解者不知在漢時乃人人共稱之名。人人慣用之字。卽人人所能解也。卽以稱名而論。其稱淮南濟北。如今日稱端華肅順也。其稱匈奴。如今日稱英吉利也。其稱淮陰侯。

黥布彭越韓信張敖盧縮陳豨六七公猶今日稱洪秀全李秀成
石達開張洛刑苗沛霖畚匪回匪也其稱樊鄴絳灌猶今日稱江
塔羅李也其稱郡國猶今日稱府廳也其稱傅相丞尉猶今日稱
司道守令也又以用字而論其用厝字猶今日用置字也其用虜
字猶今日用乎字也其用慮字猶今日用大致也其用執字猶今
日用勢字也其用亡字猶今日用無字也其用亶字猶今日用但
字也其用幾幸猶今日用冀倖也其用踰字猶今日用踰字也其
用縣字猶今日用懸字也由此等以類推則當日通稱之名通用
之字斷無不共喻者然則居今日而講求奏章亦用今日通稱之
各通用之字可矣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
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

有孫寘。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寘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弑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華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

以上歷數權臣害國。而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以呂氏之亂引出王氏。

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兼專用權五侯驕奢

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

汙亂也寄亦託也行本汙亂而託爲澄治身私而

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

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

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

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

上心避諱呂霍而不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

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父秦

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

以上極言王氏僭盛物感必有非常之

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

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

根垂地中

垂當作雨雷與插同

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

指明梓柱之徵果爲王氏篡漢

之兆向之忠直出於至誠故其道可以前知讀至王劉事勢不兩大

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
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阜隸縱不爲身奈宗
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

以上言王氏孝
安則劉氏危

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
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
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
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常安不失社稷所以褒
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
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
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
后天下幸甚

奏疏惟西漢之文冠絕古今西漢前推賈壘後推匡劉賈壘以才

勝匡劉以學勝。此人人共知者也。余尤好劉子政忠愛之忱。若有
所甚不得已於中者。足以貫三光而通神明。是故識精而不炫。氣
盛而不矜。料王氏之必篡。思有以早爲之所。而又無誅滅王氏之
意。宅心平實。指事確鑿。皆本忠愛二字。彌綸周浹而出。吾輩欲師
其文章。先師其心術。根本固則枝葉自茂矣。

劉向論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
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
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於京。喟然歎曰。大哉
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
慎。民萌何以勸勉。萌與毗同力。田之民曰毗。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
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

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
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慄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

也以上言自古無不亡之國宜薄葬以免後世之發掘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

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陳施

也以石為槨又以紵絮斷陳漆其間猶吾鄉之以糞灰和漆封棺之口也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

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

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

不起山墳以上因國家有廢興引出孝文薄葬之賢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

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

橋山堯葬濟陰邱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

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王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秦宮祈

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邱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

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

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某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其高可隱。謂人隔墳而立可隱。肘也不能遮蔽全身不甚高耳。而號曰骨肉歸復於

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以上羅引聖哲薄葬之事。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

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

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游館以石爲。離宮別館於地下。

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以上歷言厚葬之禍。而合前段薄葬總一收束。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嚴公卽魯莊公。莊爲漢帝之諱。故班氏漢書避之。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以上泛言奢儉之得失。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聖明。及徙昌陵。增埽爲

高卑同與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卒與粹同功

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

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懼焉懼與閱同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

多矣若其無知又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苟以

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以上言昌陵功費太鉅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

疏達蓋世宜宏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

亂君競爲奢侈比方邱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

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樽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

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

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首段言自古無不亡之國近世奏議不敢如此立言至於結構整

齊詞旨深厚皆漢文中之最便揣摩者沅弟情性極厚故見余

之文氣篤厚。則嗜之如饑渴。然余謂欲求文氣之厚。總須讀漢人奏議二三十首。醞釀日久。則不期厚而自厚矣。

劉向論甘延壽疏

漢元帝時。陳湯甘延壽滅郅支單于。將論功封爵。匡衡石顯以爲湯與延壽擅興師矯制。不宜加封。劉向上此疏爭之。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

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旨。

倚神靈。總百蠻之軍。搃城郭之兵。搃猶持之也。城郭西域有城郭之國也。出百死。入絕

域。遂蹈康居。康居初臣服匈奴。後構怨者之國。屠五重城。舉歙侯之旗。歙侯匈奴之貴將。斬

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谷吉漢使至匈奴被殺者。

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呼韓邪單于與

郅支單于相仇而先降漢者。且喜且懼。鄉風慕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

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

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
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
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
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
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
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况
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
於刀筆之前捐命謂捐棄軀命猶今言拚命也刀筆謂文吏也非所以勸有德厲戎士也昔

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

齊桓公於僖十七年滅項

君子以功覆過而

爲之諱行事

行事謂近事猶今稱曰近日成案也

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糜億

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厖獲駿馬三十匹

厖與僅同

雖斬宛王毋鼓之首

猶不足以復費

復費謂償其所費也

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

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強於大宛郅支

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

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常惠大破匈奴實用烏孫全國五萬之兵常惠

不遇隨護之耳鄭吉迎自來之日逐。日逐王降漢鄭吉迎之猶皆列土受爵。故言威武。

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

於安遠。長羅。常惠封長羅侯鄭吉封安遠侯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

時解縣通籍。縣罪未竟也猶今言案未了結也解縣速結案而議封也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

有功。

匈奴爲漢患百餘年。武帝用衛霍諸大將。殫竭天下財貨。興師數

十年。卒不能大創之。元帝之世。陳湯甘延壽矯詔發西域諸國之

兵。禽滅郅支單于。由是漢世迄無邊患。實千古奇功。乃爲匡衡石

顯所沮。久不褒封。石顯宦官佞幸。本不足責。匡衡以宰相名儒。而

亦嫉妬若此。殊不可解。厥後陳湯屢次獲罪。谷永耿育上疏救之。

漢書并錄三疏於湯傳中。百世而下。讀者猶爲嗚咽感歎。茲并錄

之以備循省。俾知有功之臣必戰兢惕厲。以立於無過之地。而儒
生處具瞻之地。尤不可不力持大體。鏟除媚嫉私衷。以匡衡爲鑒
戒也。

谷永救陳湯疏

自劉向上疏後。延壽封蒙成侯。湯封關內侯。至成帝時。匡衡復奏
湯前收康居財物。坐免官。又湯上書言康居侍子非王子也。按驗
實爲王子。湯下獄當死。谷永上此疏救之。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馬服君趙將趙奢也

強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

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

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

不加策慮。愾億愾億憤怒之貌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渡水曰厲橫厲猶曰

橫行也。踰集都賴。都賴郅支城外之水名也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

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捲喋血萬里之外。喋血猶踐血。謂足踏血而行也。其字應作蹀。不以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尙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鑿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遇待也。謂以庸臣之禮待湯也。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介然猶耿耿。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耿育訟陳湯書

前谷永上書。湯得免罷。復起爲從事中郎。後又得罪。謫徙敦煌。耿育上此疏訟之。

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

君絕域之君謂繫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仍

下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

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尙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

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

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

佞在朝會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妬有功使

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

威名折衝之臣古人以衝車攻城故能禦侮者謂之折衝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

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威夫

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威必慮

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

之臣薦延謂臣下薦達而帝延納之也梟俊謂梟雄俊傑之材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陞

下尙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

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尙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爲嫉妒之臣所繫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劉安諫伐閩越書

漢武帝初閩越發兵擊南越南越上書告急帝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劉安上書諫之。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攝

收斂之意攝然猶安然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

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鬻髮文身之民也鬻古不可以冠帶之國

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

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異勢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實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

以上言閩越不宜用兵

間者數

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賑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

越地輿轎而踰領

領卽嶺字自貴州廣西廣東福建浙東皆共此嶺古嶺內爲中國嶺外爲百越今之嶺內爲湖南江西浙西三省嶺外則黔廣閩浙五省

扼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

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

兵擊之

先臣淮南厲王長也安之父故稱先臣間忌入姓名也

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

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病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

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

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言民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

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

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

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

暴露謂骨露漬謂血也

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晷不

及夕

晷同朝

臣安竊爲陛下重之

以上言軍士踰領死亡必多

不習南方地形者多

以越爲人衆兵強能難邊城

能難邊城謂能爲難也

淮南全盛之時多爲邊吏

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

外也

今湖南之郴州江西之贛州河皆領水也此領水當指建昌河廣信河言之故下文

文言至餘干界中

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

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

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繇力薄

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

之人不能其水土也

不能卸不耐也猶今言不服水土

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

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

水居蝮蛇蠱生

蠱音壘毒也

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

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

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

來同徠內同納謂招徠收納之也

處之中國

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

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

頓一戟。而威德並行。

以上言越人易防且可就撫

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

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

雉兔逃謂如雉免之驚而逃也

背而去之。

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男子不得

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

無糧。民苦兵事。逃亡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

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

尉官也屠睢姓名也

又使監祿鑿渠通道。

監官也祿

名也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

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內外騷動。百

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及。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

東之難始興。

山東之難謂秦二世時陳涉等作難皆在太行山以東也

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

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奸邪之

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倖死。

猶冒死也。徼，幸也。越人自知不能勝中國而徼求幸勝也。以逆執事之顏行。文穎曰：顏行猶雁行。案信陵君書請為

天下雁行，頓刃雁行者相連而進。頓刃乃是居前當鋒刃也。顏行者，顏者頰，頰居前行者若頰然。與雁行義異。廝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

越之害。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

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

執聖道，負黼依，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

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

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

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而

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

鳴原堂論文 卷上 三一 中華書局聚

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一使人便可鎮撫。閩越何必以十萬之師。僅代一使之任乎。○以上言以德懷遠不必用兵。

淮南王安收養文士。著淮南子。亦猶呂不韋好客養士。著呂覽一書也。此篇蓋亦八公輩所爲。陳義甚高。摛辭居要。無淮南子冗蔓之弊。而精警處相似。班史以載入嚴助傳中。與主父偃徐樂嚴安賈捐之諸篇并列。以見務廣窮兵之害。均爲有國者所當深鑒。後世如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亦可與此數篇方軌并駕。

賈捐之罷珠厓對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武帝時立儋耳珠厓郡。其後二十餘年。反者六次。昭帝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元帝時。珠厓反者又三次。帝欲大發軍討之。捐之以爲不當。擊。帝使王商詰問之。捐之以書對。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

卷卷猶拳

拳亦作倦倦

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

詔曰：盡善。禹曰：無閒。以三代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

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

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

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

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

以上言唐虞三代不務地廣

以至乎秦興

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

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

以上秦務廣地而速

亡。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

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

本一年供役一次。因天下民多故三

年。僅供一役也。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

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

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

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

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爲孝文廟稱太宗以上文帝與民休息不務遠略至孝

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

校乃探平城之事平城高祖被圍之地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冒頓在漢初最

宗之仇故興兵以伐匈奴又兼用兵於西南北三邊也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

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

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

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鬥傷

於後女子乘亭鄣亭鄣邊塞屯宿之所猶今城上之更柵也孤兒號於道古文中五字句極少此連用四

句聲調悲壯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

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

伐不休之故也。

以上武帝好用兵天下騷然

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

楚民重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

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變也。今陛下不

忍。憤憤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

珠崖隔海。卽今之瓊州也。故曰擠之大海之中。快心。

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

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

况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

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

顛顛與專專同。猶曰區區也。

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

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

臣竊以往者。美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

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

少府藏帝之私錢。故曰禁錢。

夫一隅爲不善。

費尙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

又不得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賈君房在當世有文名。故楊興曰。君房下筆語言妙天下。昔亡弟愍烈公溫甫。好語言妙天下五字。尤好讀罷珠厓對。大抵西漢之文氣味深厚。音調鏗鏘。迥非後世可及。固由其措詞之高。胎息之古。亦由其義理正大。有不可磨滅之質幹也。如此篇及路溫舒尙德緩刑書。非獨文辭超前絕後。卽說理亦與六經同風已。

諸葛亮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以上志義宮不可卑薄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

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為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以上言宮府內外視同一體賢才尚

可倚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

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時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閒。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

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
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
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上以
自敘生平志事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

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
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
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以上總收一節

古人絕大事業恆以精心敬慎出之以區區蜀漢一隅而欲出師
關中北伐曹魏其志願之宏大事勢之艱危亦古今所罕見而此
文不言其艱鉅但言志氣宜恢宏刑賞宜平允君宜以親賢納言
爲務臣宜以討賊進諫爲職而已故知不朽之文必自襟度遠大
思慮精微始也

前漢宮禁尙參用士人。後漢宮中如中常侍、小黃門之屬，則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與府中有內外之分。大亂朝政，諸葛公鑒於桓靈之失，痛憾閹官，故力陳宮中府中宜爲一體。蓋恐宦官日親賢臣日疏，內外隔閼也。公以丞相而兼元帥，凡宮中府中以及營中之事，無不兼綜。公舉郭費董三人治宮中之事，舉向寵治營中之事，殆皆指留守成都者言之。其府中之事，則公所自治。百司庶政皆公在軍中親爲裁決焉。

陸贄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

以上四句見左傳昭公九年示

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

以上四句不故聖人之立教

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尙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

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

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

鳩聚也

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數句言天子理財之道極大極精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

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民。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以上言天子不蓄私財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

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抵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非其明效歟。以上言開元始置二庫旋即衰邦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

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曲獻猶不入云私獻

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不變。議者咸謂漢文卻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旣屬憂危之運。宜增做勵之誠。臣

奉使軍營出由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懍然若驚不識

所以何則天衢尙梗

天衢尙梗言世亂也猶皇路清夷言世治也

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

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

所視孰能忍懷

以上言大難未平不宜遽私二庫

竊揣軍情或生缺望試詢候館之

吏

公時奉使出外故詢候館之吏今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

果如所虞

即果如所慮也

不作慮也調平及馬蹄耳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讒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

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吐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

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

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

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

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

讒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恆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

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

敘軍士怨

謙之興款款入情婉婉

記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

唐諱民皆作人各書多有

未盡

改者豈非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民散而已亦將

慮有構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

以上言軍情難怨恐生變亂

夫國家作事以公

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拂而叛之故燕昭築

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

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尙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

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辨察茲理灑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對壹

三有衆對無私開後世借對之法究不宜學

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

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

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須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

物情離怨不亦宜乎

以上言所以致離怨之由

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

德以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反過差

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

但在陛下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琴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恆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捐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以上言轉

禍爲福改

過散財 愷少失多，廉買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

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駢體文爲大雅所羞稱，以其不能發揮精義，并恐以蕪累而傷氣也。陸公則無一句不對，無一字不諧，平仄無一聯不調，馬蹄而義

理之精足以比隆濂洛氣勢之盛亦堪方駕韓蘇退之本爲陸公所取士子瞻奏議終身效法陸公而公之剖晰事理精當不移則非韓蘇所能及吾輩學之亦須略用對句稍調平仄庶筆仗整齊令人刮目耳

鳴原堂論文卷上

鳴原堂論文卷下

湘鄉曾國荃審訂

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始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數句非儒者之言，亦失陳奏之體。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以上渾言用兵，必有禍災。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

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閒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疆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

武氏之禍謂由太宗窮兵所致亦非事實

由是觀之漢唐用兵

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以上用兵勝者亦有。大禍敗者更不必論。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閒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閒。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以上仁宗雖用兵而民不怨。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

卽位以來。繕治甲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旣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

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歷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盱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

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

以上今日用兵而民怨

尙賴祖宗積累之

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弊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

以上戰勝而銳

氣方盛兵無已時

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

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

破產鬻賣男女熏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劊鬻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

以上戰勝亦可哀矜而不足喜姚姬傳氏謂東坡此書是子虛烏有之事方平並未入奏蓋在黃州時聞永樂徐禧

之敗神宗悔痛故追作是文以發揮己意其以屠殺膳羞爲譬亦是黃州戒殺時議論也國藩謂東坡好佛以好殺喻鬻兵理自可通惟首段言冥誦尤重則失體耳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

勝之後禍亂方興尙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埽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

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止也。

以上兵弱餉絀盜賊將起

且臣聞之。凡舉大

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改。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紛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

以上言察

天心之向背

息兵安民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

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旣厭而止之。則

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東坡之文。其長處在徵引史事。切實精當。又善設譬諭。凡難顯之情。他人所不能達者。坡公輒以譬諭明之。如百步洪詩。首數句設譬八端。此外詩文。亦幾無篇不設譬者。此文以屠殺膳羞。喻輕視民命。以箠楚奴婢。喻上忤天心。皆巧於構想。他人所百思不到者。旣讀之而適爲人人意中所有。古今奏議。推賈長沙。陸宣公。蘇文忠。二人爲超前絕後。余謂長沙明於利害。宣公明於義理。文忠明

於人情。吾輩陳言之道。縱不能兼明此三者。亦須有一二端明達。深透。庶無格格不吐之態。

蘇軾上皇帝書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鐙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鐙之事。尋以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所以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鐙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鐙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

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

以上總起。○篇首三百餘字失之。冗漫。漢唐制科對策往往如此。今

京曹奏疏首段亦多浮詞。若督撫奏疏宜就事論事。閒語不可太多。

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

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鐙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鐙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違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論難犯。專欲難成。

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閒。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迄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以上渾言結人心以下臚列失人心之事今陛下亦知

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於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

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
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
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剋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
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
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
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
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
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
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
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
求利之名也。六七十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
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
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

善言事者每於最難明之處設譬喻以明之東坡詩文皆

以此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

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

以上言不宜設制置三司條例

司之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

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必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宰相人臣也，四句有傾軋王介甫之意。君臣宵

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以上言謀事貴於無迹。且遣使縱橫，本非令

典。漢武遺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

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人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意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以上論遺使太多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且使相視地形。

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疏。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旣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

行此哉

以上論興水利

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

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閒或有以他物充代然

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閒數郡雇役

王荆公新法惟雇役為善政當

日諸君子亦爭之不已厥後司馬溫公改雇役仍為差役東坡又力爭之雇役猶今軍中雇募民夫給與飯錢也差役猶今擄人當夫不

給錢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

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

衙前猶差總之名也凡縣有大役如

運送官物錢糧之類則責成衙前為夫役之總故宋時派充衙前者

鄉之富民立即貧窮韓魏公司馬溫公皆有疏論之王荆公以坊場

為衙前之雇價較之前此全不給錢者已稍優矣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

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

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

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肖為且今

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

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

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柰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立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讟。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

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以上論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邱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與。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論議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買絹之初，本發見錢，後亦失信揀刺義勇。

之初本言永不成邊後亦失信以喻王介甫放青苗錢之初本言不許抑配不久亦必失信也東坡言事或引古事以譬之或引近事以譬之取其易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閒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保鄰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今之領常平倉穀者亦皆孤貧不濟之人况宋領青苗錢須還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

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壞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亦必問人人知陛下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

如此又以刺義勇時民怨而帝不聞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

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上

論青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買人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

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

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

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

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

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

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

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

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

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指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

不可復縱使其閒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均輸猶官運之鹽也商稅猶各

卡之抽釐也官運多則釐稅少自然之理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

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

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以上論均輸陛下

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

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

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

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

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

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

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

之人行險徼幸之說陛下若信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

而邀實禍未及落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上

言不宜堅執前說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

○結人心止此鳴原堂論文 卷下 十二中華書局聚

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于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于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勳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

氣猶存則疴羸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

以上言培

養國脈不在富強

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

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肖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

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有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

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

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以上言用人宜求老成忠厚不取新銳刻

深。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

變而知難事。一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

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

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尙復慮此。而况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于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旣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更法改令。天下騷然。至於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

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以徼幸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循資按格者謂之常調官舉生妄心。取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

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閒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得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來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尙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

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

以上言不宜躡等用人不貴驟遷速化○厚風俗止此

古者建國使

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蔽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蔽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蔽國家租賦總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預圖而深計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

無官長猶云無上司也今都察院之總憲副憲

雖稱臺長亦非掌官之體

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

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

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未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以下言介甫之威足以脅制臺諫使不敢言執政私人等句亦有傾軋之意。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

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尙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閒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

綱一節事實太少議論亦淺與前二條殊不相稱不足平列爲三

綱一節事實太少議論亦淺與前二條殊不相稱不足平列爲三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

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旣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三言則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

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備述其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重，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

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其說惟陛下憐其愚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奏疏總以明顯爲要時文家有典顯淺三字訣奏疏能備此三字則盡善矣典字最難必熟於前史之事蹟並熟於本朝之掌故乃可言典至顯淺二字則多本於天授雖有博學多聞之士而下筆不能顯豁者多矣淺字與雅字皆背白香山詩務令老嫗皆解而細求之皆雅飭而不失之率吾嘗謂奏疏能如白詩之淺則遠近易於傳播而君上亦易感動此文雖不甚淺而典顯二字則千古所罕見也

朱熹戊申封事

戊申爲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朱子於時年五十九歲前一年丁未

除公爲江西提刑辭不允。戊申正月又辭不允。三月啓行在道再辭。趣公入對。六月召對於延和殿。公所面告孝宗者。語多切直。並面陳奏劄五件。旋除兵部郎官。以足疾辭。七月在道。再辭江西提刑之任。遂除直寶文閣管嵩山崇福宮。九月十月復召公入對。十一月遂上此封事。

十一月一日。朝奉郎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臣朱熹謹齋沐具疏昧死再拜獻於皇帝陛下。臣猥以庸陋。蒙被聖知。有年於此矣。而兩歲以來。受恩稠疊。有加於前。顧視輩流。無與爲比。其爲感激之深。固有言所不能諭者。然竊惟念狂妄之言。抵觸忌諱。雖蒙聽納。不以爲罪。而伏俟數月。未見其有略施行者。臣誠不自知求所以堪陛下非常之恩者。而未知其出也。是以慚懼久不自安。不意陛下又欲召而見之。臣愚於此。仰窺聖意。尤不識其果何謂也。以爲欲聽其計策。則言已陳而不可用。以爲欲加之恩意。則寵旣厚而無以加。二

者之閒。未有所當。此臣之所以徘徊前卻。懇扣辭避而不能已也。然而陛下猶未之許。則臣又重思之。前日進對之時。口陳之說。迫於疾作。而猶有未盡言者。蓋嘗請以封事上聞。而久未敢進。豈非陛下偶垂記憶。而欲卒聞之乎。抑其別有以乎。臣不得而知也。然君父之命。至於再下。而爲臣子者。堅臥於家。則臣於此實有所未安者。其所深慮。獨恐進見之後。所言終不可用。而又徒竊誤寵如前之爲。則臣之辭受。將有所甚難處。而終得罪者。是以輒因前請而悉其所言以獻。

九月十日兩次召公入對。公再辭不欲進。見故此三行云云。

以爲雖使得至陛下之前。所言不過

如此。伏惟聖慈。幸賜觀省。若以其言爲是。而次第行之。則臣之志願。千萬滿足。退伏巖穴。死無所憾。萬一聖意必欲其來。則臣亦不過求一望見清光。而後懇請以歸而已。若見其言果無可取。則是臣所學之陋。他無所有。政使冒進。陛下亦將何所用之。不若因其懇請而許其歸休。猶足以兩有所全也。又況陛下之庭。侍從之列。方有造爲飛

語以中害善良。唱爲橫議以脇持上下。其巧謀陰計。又有甚於前日之不思而妄發者。陛下無爲使臣輕犯其鋒。而復蹈已覆之轍也。上以

自明其不入殿奏。蓋

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內自

而但陳封事之故。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如盧扁華佗之輩。授以神丹妙劑。爲之湔腸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覺。其可寒心。殆非俗醫常藥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輒引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意蓋謂此。而其言有未盡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顧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深爲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之留聽焉。以上具列所陳之大要。臣之輒以陛下之心爲天下之大本者。

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閒，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

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閒。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閒。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成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阿私之失。此所謂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閒。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凜然常若

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以上言古聖王正心

之法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

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宮

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內而占

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

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以上言修

身齊家未能出於一正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抃之徒。龍大

淵曾觀張說王抃皆以近習而至卿相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

臣所面奏者。所面奏者即內侍甘昇也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爲

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

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

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爲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

且如向來主管喪事。欽奉几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於外國。傳於後世。且以陛下爲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論諭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刑餘小醜。不比人類。顧乃熒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爲誠。當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能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便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況中外將帥。其不爲此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爲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甚者採薪織屨。掇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

威塗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詈謗讒悖逆絕理。正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爲將帥者巧爲名色。頭會箕斂。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爲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一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闈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

方望溪謂朱子封事雖明季楊左之忠直敢言無以過之當卽謂此等處耳

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

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

以上言將帥賄賂近習未能正其左右

且私之得名。何爲也哉。据己分之所獨有。

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

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己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爲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爲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爲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可不惜也哉。以上言不應有私財私人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疆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爲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

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爲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旣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謬儉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修。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以上三殺皆言天下之大本。首在正心而去私。

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數世之仁者。蓋以微發其端。而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傳傳

者詳矣。

保傅傳見大戴禮賈生政事疏所引最多

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

而喻然臣竊嘗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疏略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疏略因是亦以是爲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薄闇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聞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汚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嘗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

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袤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放六典親王之制置賓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爲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略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啓迪凡古先聖王正心脩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

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以上

太子急務之一

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臣前所謂勞於求賢而賢人不得用

者。蓋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閒。未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實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以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防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此等語實其難直孝宗以其爲賢者而優容之耳故以陛下之英明剛斷。略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顧常反得如

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爲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級。如吏卒之爲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賄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臺諫爲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

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誠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爲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也。以上選任大臣急務之二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臣前所謂勤於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爲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閒。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閒。志趣卑污。廉恥廢壞。顧猶以爲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今宮省之閒。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閒。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

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
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
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頃
年方伯連帥自且如頃年以下二十二行皆當時政事之大槩嘗以
網紀者但未明指其姓名今亦不能一一指出矣嘗以
有贓污不法聞者矣鞫治未竟而已有與郡之命及臺臣有言則遂
與之祠祿而理爲自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人則又不復逮捕付
獄名爲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庇鄉黨以欺陛下然臣
竊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意必以爲人情各有所私我旣欲遂
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閒顏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少
容之且以爲雖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綱紀使中
外聞之腹非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姦賊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
復畏陛下之法令則亦非細故也又如廷臣爭議配享其間邪正曲
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并去之監司挾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

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而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爲臺諫，三四年閒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爲郡守而不與職名。從臣近典東畿遠帥西蜀，一遭飛語，則體究具析。體究具析皆宋時公牘字樣猶今日懲究曰查辦也無所不至。及究析來上而所聞不實，則言之者晏然亦無所訶。山陵諸使鬻賣辟闕，煩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各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絀削而繼以進用。從班之中，賢否猶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德者。顧亦隨羣逐隊，排連僂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橫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聞於陛下而請其罪。陛下視此綱紀爲何如，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以上振肅紀綱急務之三綱紀不振於

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其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閒。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閒。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閒。所謂元祐學術者。崇宣謂北宋崇寧宣和之際也。時以司馬光蘇軾等爲元祐學術。立黨人碑以禁錮之。南宋亦禁道學。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尙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爲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仗節死義之士。

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爲識者之憂。而臣知其有以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須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

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爲仗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其姦，而其爲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爲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爲何如，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此今日急務之三四也。

以上變革風俗急務之四

至於愛養民力

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也。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也。是數說者，臣皆以極陳於前矣。今請卽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爲相也，蓋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

曹。窠名猶今日款目版曹今之戶部也。必可指擬者，猶今日有著之款，不可催理者，猶今日無著之款。其爲說曰：內帑

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句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

舊法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印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貧民些少拖欠亦得遷延以待蠲免自會懷用事始除此法舊欠悉行拘催

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

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

民奉上者爲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

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稅

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屬尙未論也其次則陛下所

用之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

公行糾劾而惟快一己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以舉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也至於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於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此臣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以

民力未裕

又嘗卽夫軍政之不修而推之則臣聞日者諸將之求進也必

先掊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爲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今軍中士卒稟

保而後具奏當時蓋有此例咸豐十年王有齡令軍中將士具呈公保何桂清請免治罪或亦倣其例與而豈知其諧價

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只此一事有耳者無不聞有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戶幽深蹤迹詭秘故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終不信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

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師律之爲何事而惟剋剋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理直而氣剛陛下不知其然而猶望其修

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悞哉以上軍政不修然將帥之不得人非

獨兵卒之受其弊也推其爲害之極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將帥得

人則尺籍嚴而蓄儲羨屯田立而漕運省今爲將帥者如此則固無

望其冑核軍實而豐儲蓄矣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願故朝

廷不免爲之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屯兵之衆資其撥遣則又不免

使參其務然聞其占護軍人不冑募其願耕者以行而彊其不能者

以往至屯則偃蹇不耕而反爲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蓋有所不

能制者屯田之衆領由軍中撥交屯田使者不得不是以陛下欲爲令諸將參與其事占護猶今言霸占袒護也

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水路輸送曰漕陸路輸送曰運曰轉凡物皆然不獨

米糧也諸州苗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食則加耗斛面之

弊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類。往往亦爲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資於諸路者減。則此屬庶乎其皆可禁矣。今乃不然。則是置將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以上置將不善而害

民因軍政不修而民力愈困急務之五六

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葉廣闊。若不可以朝變

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帑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臺諫以供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宦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爲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計軍實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達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既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員。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爲等差。而常切詢訪之。天下之官吏能爲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

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絀而退之凡州縣之閒無名非理

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其泰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

寬矣

以上因言民力而推本於正心則百弊皆除貫串乎大本之一急務之四

至於屯田之利則以臣愚

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遊民各自爲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

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爲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

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

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爲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

通其奏請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

則兩屯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非理之供

橫斂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

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務之五六也

以上因民力而議改屯田之政凡此六事

皆不可緩而其本則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

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閒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

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使大本誠正，急務誠脩，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彊，中原不復，仇敵不滅，則臣請伏鈇鉞之誅，以謝陛下。陛下雖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

以上歸於大本之正總結

上然又竊聞之，今日士夫之論，其與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實，則皆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其樂因循之無事者，則曰：陛下之年寢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寢高而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爲庸人所擾，其欲奮厲而有爲者，則又曰：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據，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以此爲務，則聖心不待勸勉而自彊，舍此不圖，則雖策厲以有爲，而無所向望，以爲標準，亦卒歸於委靡而已。凡此二說，亦皆有理，而臣輒皆以爲非者，蓋樂因循者，知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無時而衰也；知天下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無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況今日之天下，又未得

爲無事乎。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以求規諫。則作抑戒之詩。以自警。使人朝夕誦之。不離於其側。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況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萬於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敢先處陛下於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且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尙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況今天下雖若未有目前之急。然民貧財匱。兵惰將驕。外有疆暴之寇仇。內有愁怨之軍民。其他難言之患。隱於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接者。近在堂奧之間。而遠在數千里之外。何可勝數。追計其前。既未有可見之效。卻顧於後。又未有可守之規。亦安得遽謂無事。而遂以逸豫處之乎。以

駁因循無事之說者

其思奮厲者。又徒知恢復之不可忘。頽惰之不可久。然不

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寇。易逐而一己

之私意難除也。誠能先其所難，則其易者將不言而自辦，不先其難而徒僥倖於其易，則雖朝夕談之不絕於口，是亦徒爲虛言以快天下之意而已。又況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長，而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故臣不敢隨例迎合，苟爲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則惟欲陛下先以東南之未治爲憂，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庶幾真實功效可以馴致，而不至於別生患害以妨遠圖。蓋所謂善易者不言易，而真志於恢復者，果不在於撫劍抵掌之閒也。

以上駁書厲有爲之說者論者

又或以爲陛下深於老佛之學，而得其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爲可取，今乃以其所厭，餒鄙薄者陳於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爲此亦似是而非之論。

非所以進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爲真實，而彼以性命爲空虛也。此以爲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則徒知寂滅爲樂，而不知其爲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而治心脩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朗澈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爲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詖淫邪遁之見，鮮有不作而害於政事者。是以程顥常闢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真

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髡徒誑妄之說。而以爲真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爲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爲最下。則臣竊爲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之布於來今也。如或未以臣言爲然。則聖質不爲不高。學之不爲不久。而所以正心脩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豈可不思其所以然者而亟反之哉。若夫管商功利之說。則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旣斥儒者之道爲常談死法。而天下之務。日至於前。彼浮屠之學。又不足以應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而冀其富國強兵。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年。而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效者。亦未之見。而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則固所以爲富強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也。豈不誤哉。今議者徒見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爲常談死法。而不足學。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

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分也

哉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四說之同異而明辨之

因循奮厲老莊管商卽上文所

駁之四說也

則知臣之所言非臣所爲之說乃古先聖賢之說非聖賢所

爲之說乃天經地義自然之理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顏曾
伋軻之賢而有所不能違也則於臣之言與夫論者之說其爲取舍

從違不終日而決矣

以上駁老佛管商蓋孝宗生平宗旨如此

抑臣於此又竊有感而自

悲焉蓋臣之得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矣而於其閒得見陛下數

不過三自其始見於隆興之初固嘗輒以近習爲言矣辛丑再見又

嘗論之今歲三見而其所言又不過此臣遐方下士田野之人豈有

積怨深怒於此曹而固欲攻之以快己私也哉其所以至於屢進不

合而不敢悔者區區之意獨爲國家之計而不敢自爲身謀其愚亦

可見矣然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反不惟臣之

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臣之鄙滯固不能

別有忠言奇謀以裨聖聽而陛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釋然而忘其夙昔之憂也則臣於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身伏衡茅心馳魏闕竊不勝其愛君憂國之誠敢冒萬死刳瀝肺肝以效野人食芹炙背之獻且以自乞其不肖之身焉以上自傷其老感君以誠伏惟陛下哀憐財赦而擇其中則非獨愚臣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臣熹誠惶誠恐昧死再拜謹言

此篇正文一萬一百一十字公之自注夾行書寫者又二千九百一十四字北宋之萬言書以蘇東坡王介甫兩篇爲最著南宋之萬言書以公此篇及文信國對策爲最著文章則蘇王較健義理則公較精篇中約分四節第一節言所以不上殿入對而僅陳奏封事之故第二節陳大本一端第三節言急務六事第四節辨駁當時士大夫四說第三節所指各務皆切中時政之得失其懇直殆過於汲黯魏徵其氣節之激昂則方望溪氏以擬明季楊左者

庶幾近之。他人諫其事，公則格其心；他人攻君之失，公則並糾大
臣近臣之過。第二節、第四節所論，皆本其平日讀書學道，深造有
得之言，實有諸己，而後以獻諸君。初無一語取辦於臨時者。此非
文士所可襲取也。惟過於冗長，似一筆書成，無修飾潤色之功。故
乏勁健之氣，鏗鏘之節。其逐段夾行分注，以達未盡之意，似不可
以爲訓。茲故置之不錄。第四節辨駁四說，似不宜屢入此篇之內。
學古者不可不知。

王守仁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伏覩大明
律內該載失誤軍事條，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
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
託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守條，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敵
城而逃者斬。此皆罰典也。及查得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剿流

賊陞賞事例。一人並二人爲首就陣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五兩二名者十兩三名者陞實授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者陞一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陞實授二級餘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陞一級之外扣算賞銀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賞銀十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領軍把總等官自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功七十名以上者陞署一級五百名者陞授一級不及數者量賞一人捕獲從賊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者賞八兩三名者陞一級以次劇賊一名者陞署一級俱不准世襲不願者賞五兩此皆賞格也。以上備述劄載罰典賞格皆楊璋所引賞罰如此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蓋以賞罰之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參題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剿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也且以嶺北一道言之四省連絡盜賊淵藪近年以來如賊首謝志珊高快馬黃秀魁池大鬻之

屬不時攻城掠鄉動輒數千餘徒每每督兵追剿不過遙爲聲勢俟其解圍退散卒不能取決一戰者以無賞罰爲之激勸耳合無申明賞罰之典今後但遇前項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勘是實轉達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鞫問明白卽時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庶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時無相悖戾如此則賞罰旣明人心激勵盜賊生發得以卽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具呈到臣

以上錄楊璋原呈

卷查三省盜賊二三年

前總計不過三千有餘今據各府州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數萬蓋已不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爲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使楊璋所

議者臣請因是爲陛下略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凶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夫唯爲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同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可聚衆而與之角嗚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爲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

與敵也左傳襄二十五年一與一謂一人敵一人也吾鄉諺語曰个打个史記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謂易敵也此與字之古義也陽明云不彼與猶俗云官府不敢惹他也

益從而讎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爲己地也夫平良有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者困征輸之劇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處城郭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閒諜其始出

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

也

以上敘招撫太濫

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獨有司者必欲招

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彊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患除功名立豈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驕惰每遇征發追呼拘攝旬日而始集約束齎遣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稊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應名剿捕聊爲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剿捕未必能克剿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是而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之責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爲得計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

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以上敘兵力不足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彊虜。

今南贛之兵尙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以上敘賞罰不行今朝廷賞

罰之典固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

成況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郡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爲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遁所得者不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民於是乎有橫懼之慘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閒復已呼嘯成羣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精銳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略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唯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爲可省半費而收倍功

以上言不必調狼兵但用南贛之兵行大軍誅討之例即可成功

臣請以近事證之

臣於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贛卷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剿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

巡撫巡按三司官。即便參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眾
草賊。但係有名強盜。肆行劫掠。賊勢凶惡。或白晝攔截。或明火持杖。
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即時差人申報。合于上司。并具申本
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眾滋蔓。貽患地
方。從重參究。決不輕貸等因。題封欽依備行前來。右八行錄兵部文
○欽依今日欽遵
備行今日行知
或曰各行移行時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即刊印數千百紙。通行
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而大小衙門。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
有斬獲一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隨時調用。而官無觀
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效其力。由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
唯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
不如是之速也。伏望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方荼
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憤之莫伸。特敕兵部俯采下議。特假臣等令旗
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

死

以上言申明律例獲效必速請頒令旗令牌

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至於饋軍

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弱多病自度不足以辦此行從陛下乞骸骨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於此心知其弊不敢不爲陛下盡言自請旗牌恐人疑爲貪權故又自明其脫屣名位之素志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者得效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逭死罪於萬一

文章之道以氣象光明俊偉爲最難而可貴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曠野如樓俯大江獨坐明窗淨几之下而可以遠眺如英雄俠士褐裘而來絕無齷齪猥鄙之態此三者皆光明俊偉之象文中若有此氣象者大氏得於天授不盡關乎學術自孟子韓子而外惟賈生及陸敬輿蘇子瞻得此氣象最多陽明之文亦有光明俊偉之象雖辭旨不甚淵雅而其軒爽洞達如與曉事人語表裏粲然中邊俱徹固自不可幾及也沅弟之文筆光明豁達得之天

授若更加以學力使篇幅不失之冗長字句悉歸於精當則優入古人之域不自覺矣。

方苞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材劄子

此疏爲乾隆二年所上公年七十矣公以康熙三十八年舉於鄉四十五年成進士時年三十九歲因聞母病未應殿試而歸五十年以戴名世之案被逮入京下獄五十二年出獄召入南書房雍正閒屢遷至內閣學士乾隆二年擢禮部右侍郎上此疏。

臣聞人臣之義國爾忘家君爾忘身士大夫敦尚氣節東漢以後惟前明爲盛居官而致富厚則朝士避之若浼鄉里皆以爲羞至論大事擊權姦則大臣多以去就爭臺諫之官朝受廷杖諫疏夕具連名繼進至魏忠賢播惡自公卿以及庶官甘流竄捐腰領受錐鑿炮烙之毒而不悔者踵相接也雖曰激於意氣然亦不可謂非忠孝之實心矣惟其如是故正嘉以後國政偵於上而臣節砥於下賴以維持

而不至亂亡者尚百有餘年以上言前明氣節之盛臣竊見本朝敬禮大臣

優恤庶官遠過於前明而公卿大臣抗節效忠者寥寥可數士大夫

之氣習風聲則遠不逮也臣少遊四方所至輒問守土之吏之為民

利病者無何而大病於民者已列薦章矣民所愛戴者多因事罷黜

矣叩其故則曰此富人而非然則督撫之親戚故舊也非然則善於

趨承詭法逢迎者也其罷黜者則以某事忤某上官耳閒有貪殘而

被劾循良而得舉者則督撫兩司中必有賢者焉而亦寥寥可數矣

以上言外官之積習至於九卿乃九牧之倡萬官庶事之樞紐也督撫臺垣之

條奏特下九卿必國體民生所繫猶叩樹本百枝皆動而可或有差

忒乎以臣所聞見凡下廷議其為督撫所奏請則衆皆曰此某部某

長官所交好也或上方嚮用未敢較正也已而議上則果謂宜從矣

其為科道所條奏則衆皆曰原議某所建也其事某某所不利也已

而議上則果謂必不可從矣科道條奏部議駁斥者多此風後來更甚同官中即有持正

而力爭各部院卽有心知其非不肯畫題者而其議之上達自若也其保舉僚屬半出私意亦不異於外吏但偏近輦轂耳目衆著出於公道者尙可參半耳

以上言京官之積習是以

聖祖仁皇帝中年以後

灼知此弊刑誅流錮以懲姦貪拔擢矜全以勸廉吏而親信清公樸實之人

世祖憲皇帝敬承此意極力廓清宵旰孜孜惟務發

外吏之欺蒙破在廷之結習十餘年閒少知畏法而終未革心蓋由營私附勢之習深而正直公忠之人少也我

皇上至誠惻怛諄

諄開諭可謂深切著明矣而

特旨薦舉服在大僚尙或引用富

人以便身家在外督撫多以報荒爲難而州縣又以匿荒爲自安之計其有不肖者每遭歲歉轉日夜徵比以迫蹙貧民冀邀蠲免因緣爲利此風不改則

皇上日夜憂勤於上而治教禁令不能不墮

壞於冥昧之中尙安望百度之皆釐實德之及下乎

以上言三聖整頓而積

習未革臣伏讀三年中前後

諭旨於臣所陳之積弊亦旣洞晰於

聖心而思有以矯革之矣。然所以矯革之者，則有本統焉。文武之政，非其人猶莫舉。而知人則哲。帝堯猶難之。治道之興，必內而六部都察院，各得忠誠無私深識治體者兩三人。然後可以檢制僚屬。而防胥吏之姦欺。外而督撫兩司，每省必得公正無欲通達事理者四三人。然後可董率道府。辨察州縣。以切究生民之利病。能如此者，乃有才有識有守而幾於有德者也。雖數人十數人不易得。況一旦而得數十人哉。然不如是，終不可以興道而致治。孟子云：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自古聖君賢主，未嘗借才於異代。亦惟我皇

上勤心以察之，依類以求之，按實積久以磨礱之，信賞必罰以勸懲之而已。

以上言為政在於得人，知人之道有四端。

所謂勤心以察之者，一則明辨部議會

議是非之實也。凡一事之興廢，其利害常伏於數傳之後。故雖周公之聖，猶有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而未得者。況庸常之人，雜以私意而揣摩瞻徇乎。而姦邪文法之吏，每能巧飾偏辭，變亂是非，言之鑿鑿。

使觀者難辨孔子所以惡佞之亂義惡利口之覆邦家也是以唐宋以來凡廷議皆以宰相斷決之以學士參議之以給事中駁正之自明中葉以後姦相擅權毒流天下

聖祖仁皇帝時亦有以招權籠賄家累鉅萬者賴聖明剛斷同時罷黜而自是以後潔己自好者皆以避權爲安內閣擬票雖有兩簽從未有摘發部議之非而奏請改議者古者御史之外別設給事中專駁宰相成議上及詔旨而南宋以後舊典寢廢以故朱子屢歎之以臣所聞見

聖祖仁

皇帝

世祖憲皇帝暨我

皇上時有盡屏廷議而獨斷其

行止者命下必大服衆心故臣愚以爲凡部議會議有關於國體民生者勿遽批發必再三尋覽以究其事理之虛實意見之公私微有所疑必召平時

聖心素信其忠誠無私通達事理者盡屏左右

每人而獨問之參伍衆說然後內斷於

聖心此卽虞舜好問好

察以輔其惟精惟一之學而孔子所歎爲大智也臣伏見

皇上

於部議從者十九於九卿兩議大抵從其列名衆多者道路之口頗有未協。聖心如天或以爲主議者衆必人心所同而不知其實

乃本部一二人之私意或九卿中一二人之偏見怯懦瞻徇者明知

其非而不敢辨也。

右勤察部議會議

抑又聞用人之道惟知之爲難凡人之

智識必叩之而後知其材勇必試之而後見其忠邪誠僞必久與之

習而後得其真太公望文王之師也武王用之猶反覆窮究相與問

答者凡數萬言管夷吾齊國之望鮑叔牙所深知也桓公用之猶每

事諮度相與問答者凡數萬言。

武王問太公之語見六韜桓公問管仲之語見管子各數萬言

方今

四海九州萬事百度皆總歸於六部而決於卿貳五六人每日文書

到部最少一二百件苟一事之失其理則姦心必滋於蠹吏實害必

被於兵民此卽五六人皆至公至明虛己和衷日夜講求尙慮其有

失誤而我

皇上於六部卿貳中灼知其才識深信其忠誠者凡

幾人乎古聖王用人惟己必先勞於求賢臣伏願

皇上惟盛暑

嚴寒宜安養

聖躬不可過勞外此少有餘閒卽延見廷臣凡六

部都察院奏事披覽之下微有所疑卽

召見問訊使各陳所見聽

其言語則明昧可知矣觀其氣象察其精神則公正私曲大略可見矣卽有利口而飾爲抗直邪媚而貌類恪恭者以我

皇上之至

誠至明久與之習必有呈露於幾微而不能自揜者矣其餘京堂科道條陳屢合事理翰林敷奏深當

聖心者亦宜慎選其人俾輪

班侍直事有疑難隨時

召問以習察其志行而劑度其材能至於

大僚中已爲我

皇上所深信者尤宜朝夕燕見與議論天下之

事以窮究其底蘊

右勤察部院堂官

果能忠誠無私而又通達事理則於同

官百吏皆能助

皇上以檢察而得其實矣

以上勤心以察之所謂依類

以求之者天下惟君子與小人性情心術如冰炭之不相入小人所悅必諛佞側媚者雖有才智而爲國患更深樸直清慎者雖無才智尙可奉公守法竭力自效是以周公立政之篇所三致意者惟勿用

儉人而求吉士以勸相國家而已。所謂儉人諛佞側媚而有才智者也。所謂勸相樸直清正之士。雖才智不足而率作策勵。尙可以有輔於庶政也。自古有君子而誤信小人者。斷無小人而能進君子者。故求賢之道必以其類爲招。保舉舊例。臨時按品秩資格。俾各舉一二。人法本無愆而人多難信。我皇上於在內之九卿。在外之督撫。

深信其忠誠無欲者。必各有數人伏願。特下密旨。命盡舉所知。

而別其材之所宜。然後考覆試驗而次第用之。比之按資格以汎舉者。必爲得實而聽請託利身家之結習。不禁而自除矣。以上依類以求之所

謂切實積久以磨礪者。自漢唐以後。雖仍六官之名。而職事多非周

官之舊矣。而就今功令所宜秉承者。則吏部之職。非獨按籍呼名。循

例黜陟也。其實在使請囑者。望風而自止。巧法者百變而難欺。戶部

之職。非獨謹守管鑰會計出納也。其實在明於萬貨滋殖之源。生民

實耗之本。禮部雖奉行舊典。而事有特舉。必當酌古準今。可爲後法。

且寅清端直無玷其官。兵部之實在戢將校之驕氣，以綏靖兵民。消禍變於無形，以折衝萬里。此段立論太高多不切於事實。今之兵部與將校并不相接，何能戢其驕氣。刑

部之實在時情罪之寬嚴，以砥維風教，辨四方之僞獄，以震懾職司。

工部之實在識海內山川之形勢，以知疏鑿之宜，覈水土人功之等

差，以定工程之度。至於都察院之設，本以肅朝廷之綱紀，儆百吏

之官常，劾中外文武之不法，而自副都御史郭琇排擊要人以後，郭

參劾明珠名震中外五十年來，未聞力爭國家之大事，斥指大吏之非人者。

不過掌行過文書而已。然則此職蓋幾於虛曠矣。伏願我皇上

於部院卿貳，必慎簡忠誠，而以明達者佐之，辨其材之所宜，而各責

之以實，使日夜奮勵其僚屬，而隨時以進退之，則中材以上，咸自矜

奮。數年以來，公正之風可作，而練達事理者亦漸多矣。以上切實積久以磨礱之

所謂信賞必罰以懲勸者，凡中人之志行，多以獎進激勵而成。平時

主部議者，不過正卿中一二人。主會議者，不過九卿中皇上所

嚮用之數人。順從緘默者。長得自安。據理直言者。必遭忌嫉。積習爲常。所以靡靡日趨於瞻徇。而非果竟無人也。儻我 皇上時時延

見。一一考驗。忠誠者篤信之。明達者褒嘉之。懷私者廢斥之。庸昧者退罷之。則旬歲之間。勃然而興起矣。 世宗憲皇帝於大計保

舉之員。贓罪敗露。督撫降調。司道革職。條例甚嚴。而奉行不實。惟奉

特旨獨舉一人者。降調甚多。而督撫司道之計典無聞焉。蓋以

所舉衆多。不能盡詰。而姑從寬貸耳。用此賂請陰行。舉劾顛倒。無所顧忌。若一依雍正六年定例。執法不移。則孰敢徇私任意。以自累乎。

自耗羨歸公以後。

以下言州縣及京官資給宜優與本段信賞必罰之意不相聯貫

州縣之繁劇者。

養廉至千數百金。猶不足延幕客。辦公事。在內諸司。雖蒙加俸一倍。猶不足以傲屋賃僕。秣馬供車。伏願通計天下之耗羨。及經賦所餘。詳加籌畫。必使州縣得備其公事。諸司得贍其身家。然後一犯贓私。嚴法不貸。其聲績顯著者。則時賜金帛進爵秩。而使久於其任。如此

則凡爲吏者皆得俯仰寬然潔己以奉公孰肯苟且行私以自取終身之墜陷乎

以上信賞必罰以懲勸之

信能行此四者則忠良有恃以不恐姦邪

有術而難施中外大臣日夜孜孜以進賢退不肖爲己任庶司百吏皆知奉公守法潔己愛民之爲安數年之後衆正盈廷官守經法民無倖心雖大艱猝投無難共濟而況舉先王足民之大經布前代屢驗之良法尙何慮其阻撓廢格縱私生事以擾民乎至於民食既足則當漸爲禮俗之防官常旣修則當實講教士之法內治旣定則興屯衛於邊關設軍田於內地使精神可以折衝立制防於海嶠謹治教於苗疆使患消於未兆皆宜次第修舉而臣不敢以爲言誠以積習不除人材不足官常不立則爲之而必不可成成之而必不可久也凡所陳奏皆臣五十年來所耳聞目見確知其狀不得不入告

聖明者臣老矣生世無幾時如以臣言爲可用伏望留臣此摺以驗羣情以考治法時復賜覽如用臣言而無利於民無益於國雖

臣死之後。尙可奪臣之爵命。播臣之過言。以示懲責也。昧死上陳。不勝悚息瞻企之至。謹奏。

望溪先生古文辭。爲國家二百餘年之冠。學者久無異辭。卽其經術之湛深。八股文之雄厚。亦不愧爲一代大儒。雖乾嘉以來。漢學諸家。百方攻擊。曾無損於毫末。惟其經世之學。持論太高。當時同志諸老。自朱文端楊文定數人外。多見謂迂闊而不近人情。此疏閱歷極深。四條皆確實可行。而文氣深厚。則國朝奏議中所罕見。沅甫生平篤慕望溪。嘗欲疏請從祀。孔廟。蓋將奉爲依歸。昔望溪於乾隆初。請以湯文正從祀。聖廟未蒙俞允。厥後道光三年。湯公果祔祀。聖廟而望溪之志行。幾與湯公相伯仲。躋之兩廡。殆無愧色。沅甫知取法乎上。或亦慨然晞古而思齊與。

孫嘉淦三習一弊疏

臣一介庸愚。學識淺陋。荷蒙風紀重任。乾隆元年孫文定公進此疏時爲左都御史故曰風紀重

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慮仰贊高深於萬一而數月以來捧讀上諭仁心仁政愷切周詳凡臣民之心所欲而口不敢言者

皇上之心而已

皇上之心仁孝誠敬加以明恕豈復尙有可

議而臣猶欲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而有所慮焉故過計而預防之也今夫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始事當極盛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返此其閒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

以上總舉大意言治亂循環倚伏其機甚微

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

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原非獻

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故始而匡拂者

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

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脅顧盼而

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卽是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

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辦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過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

以上實指耳目心三習生一喜小人而厭君子之弊

今夫進君子而退小

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主臨政願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於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卽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

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貌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豈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爲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以上言所以小人進而君子退之我故皆由三習有以引之而不自覺 皇上聖明首出

無微不照，登庸耆碩，賢才彙升，豈惟並無此弊，亦並未有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成，則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 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

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過且有，小過可知也。聖人在下，過在一身，聖人在上，過在一世。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文王之民無凍餒而猶視以爲如傷，惟文王知其傷也。文王之易貫天人，而猶望道而

未見惟文王知其未見也。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欲望人之繩愆糾謬，而及於所不知，難已。故望

皇上之聖心自懷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後知執中難允，懷保之

願宏，而後知民隱難周，謹幾存誠，返之己，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懷，驗之世，而實見其未能。夫而後，敢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閒。夫而後，知諫諍切磋者，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耳目之習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態，一見而若浼，取舍之極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說，無緣以相投。夫而後，治臻於邇，隆化成於久道也。以上言惟聖人能自見，其過而匡君以不自是，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爲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稍慰。夫賢良輔弼，海宇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寬，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轉，則嗜好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

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是豈可不慎戒而預防之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又曰。德日新。萬邦爲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滿與驕泰者。自是之謂也。以上極言由自是之害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一心之敬肆。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於此矣。以上總言治亂原於君子小語曰。狂夫之言而人之進退而實根於不自是聖人擇焉。臣幸生 聖世。昌言不諱。故敢竭其狂瞽。伏惟 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則天下幸甚。

乾隆初鄂張兩相當國。蔡文勤輔翼

聖德。

高宗聰明

天亶如旭日初升。四海清明。每

詔諭頒示中外。識者以比之。

典謨誓誥。獨孫文定公以不自是。匡弼

聖德。可謂憂感危明。

以道事君者矣。

純廟御宇六十年。威德大業。始終不懈。未

必非此疏裨助高深。厥後嘉慶元年。道光元年。臣僚皆抄此疏進

呈。至道光三十年。

文宗登極。壽陽相國祁寯藻亦抄此疏

進呈。余在京時。聞諸士友多稱此疏爲本朝奏議第一。余以其文氣不甚高古。稍忽易之。近年細加紬繹。其所云三習一弊。凡中智以上。大抵皆蹈此弊而不自覺。而所云自是之根不拔。黑白可以轉色。東西可以易位。亦非絕大智慧。猛加警惕者不能道。余與沅弟忝竊高位。多聞諛言。所謂三習者。余自反實所難免。沅弟屬官較少。此習較淺。然亦不可不預爲之防。吾昆弟各錄一通於座右。亦小宛詩人邁征之道也。

鳴原堂論文後序

右鳴原堂論文兩卷吾

師湘鄉

曾文正公選漢唐已來迄於

國朝名臣奏疏十七首論述義法以詒其第 沅甫宮保者 宮保
出示定安命校讎刊之敘曰三代以上人臣告誡其君如禹皋伊傅
周召之所作載在尙書尙已彼皆聖賢之徒體道深而更事久其陳
義甚高而可見諸施行其指斥甚直而必出之和平淵懿不爲危言
悚論詭激抵觸之辭其託意甚幽邃而使讀者易曉其切於世情而
達於時變也仍必原本道德不爲一切苟且僥倖之計至於春秋內
外傳所錄訐謏讜言篤厚深美猶有訓誥遺意下逮戰國士或爲廋
詞隱語譏訕笑詈聳撼炫駭同於俳優其不幸者觸怒人主身蹈大
戮禍綦烈矣說亦稍懸焉自茲以降敷陳之道約分兩途儒者拘牽
文義喜談上古致君必曰堯舜禮樂必俟百年井田封建學校之制
累牘而不煩世主習聞其迂則以爲老生常談而厭薄之而才智之

士度時君之所能行揣摩迎合以售其縱橫富彊之術往往輒驗天下稍驚於功利矣若夫漢之賈誼唐之陸贄宋之蘇軾陳善責難累數萬言論是非則持其平講制度則求其當達閭閻顛連之隱狀顯軍中倚伏之祕謀高而不戾於今卑而不違夫古豈非敷奏之極軌哉善乎公之論文也曰必其平日讀書學道深造有得實有諸己而後獻諸君又必熟於前代事蹟 本朝掌故乃爲典雅嗚呼斯言盡之矣公所爲奏疏若干卷其佳篇傳播人閒士大夫多能舉其詞所選經史百家雜鈔二十六卷另刊行世是書卷帙不多蓋猶黃河之濫觴耳然苟循河而東乘秋水駕巨筏以望於北海洋洋乎包天地而涵古今豈不更爲宇宙大觀也哉同治十二年九月門人東湖王定安敘於長沙寓齋

鳴原堂論文後序